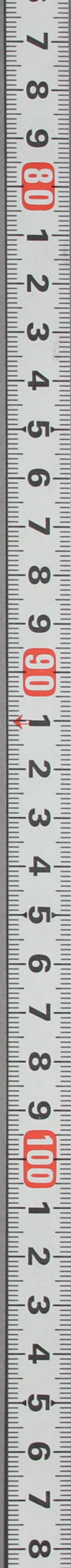


仁仁
1497
4



門 123
第 卷



早

韓子迂評卷之八

何竹校

凡六篇雜論法術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愆。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茲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

東天山跋

韓子迂評卷八

一

林

謂明主在得人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

曰力有所不能舉在法術。三曰疆有所不能勝。故雖有

堯桀黃骨
離朱烏獲
盜跖魯史
等語言雖
已甚並夸
飾之詞雖
侈不害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

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疆而無法術。

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

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

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

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

字

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

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

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

賢聖之測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

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

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

此章論勢
甚懇切

體方
事鍊

曰禍福隨善惡。三曰生死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斷割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

中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乂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飢寒去衣。食雖貴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

治病在忍
痛撥亂在
開忠

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

厚

言人君以
桀紂自待
而以比干
子胥望人
則國終不
安

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立。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誅賞不明
足以召亂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
衆寡。故齊故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
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以成其篡弒也。而無
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
使僂僂人也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
勝大矣。

慎近明王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
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

中

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况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
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
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
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
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

東山史

卷之五十五

五

賞罰明則
下盡力

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
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
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
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
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守為
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
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

不犯
罰必故人

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
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
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
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
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
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濫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

伯夷盜跖
堯舜等語
意在明法
故抗其詞

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
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
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
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
分。姦人不微。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
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
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
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

伏喻懇切



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其服

君臣晏然

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

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喑子夜切之禍。

無法聖人所難法。語人易守

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

又起

立法所以
備中人

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
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
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
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

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法士之所能服。握
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
結德者。利莫長於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
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法。故能使人盡
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
生。明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
備矣。

用人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
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
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
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
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
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
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
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羨

法立則臣
見功

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敵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廢法不可為治
釋灋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

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



法

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

法

東山山史

九

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此等語又覺忠厚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耻。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

厚

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

負二。言君不諒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

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

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

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

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

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

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足以召亂

彈疽入髓

喜則譽小人。賢不肯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

厚

聖人以無心行法。故人不怨。

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

矣。

設喻起下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赅罅。暴雨疾風必

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

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

人主不可忽近圖遠。禍生肘腋。

忠懇

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

得天得人

得時得勢
則功名易成

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母窮之令，故曰明主。

立功名在
勢位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

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



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

人主德盛則勢尊勢尊則多助多助之至則功名成

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又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

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于道庶幾此

篇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

厚

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

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

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

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

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

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

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

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

此篇似禮記軼舊馳新超然上乘

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
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
千歲之壽。操鈎視規矩。舉墨而正太山。使賁育
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
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
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
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
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

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
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澤小助。故能成
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於山海
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
交順。以道爲合。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
垂於後。治之至也。

厚

八卷終

則以直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厚

韓子迂評卷之九

何彥校

內儲說上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七術

見後卷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
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
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
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一參觀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擁

陳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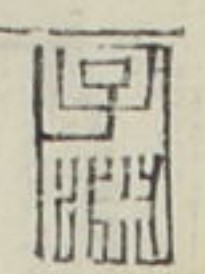
韓子迂評卷九

七

周吟

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故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乙之說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三必罰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



刑弃灰。官名將行去樂池。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

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三賞譽。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倉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以射。宋崇門以毀死。勾踐知之。故式怒鼃。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

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是
以效之。

四一聽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
說在索鄭與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
為嘗試。故公子汜議割河東。而應侯謀弛上黨。
五詭使數見。又待而不任姦。則鹿散。使人問他
則不鬻私。是以龐敬還公大夫。而戴謹詔視輜
車。周王亡玉簪。商大宰論牛矢。

字

六挾智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
皆變。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審南門而
三鄉得。周王索曲杖。而群臣懼。卜皮事庶子。西
門豹俱遺轄。

七倒言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故陽山
謾穆豎。淖齒為秦使。齊人欲為亂。子之以白馬。
子產離訟者。嗣公過關市。

右經

陳氏山披

論衡卷九

七

長

各段隱括含涵先陳事理後貫事實簡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教遂為連珠體則

凡九事 濫觴矣

傳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王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無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無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

早

見人王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

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姦臣毀軍以愚其君如趙高李斯是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

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

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劫王者固亡其半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

叔事不及左氏

早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言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

東氏山披

卷九

六

六

謝叔孫。叔孫使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保。此不參之患也。二句結上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



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

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

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臣不言故可免罪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

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

曰。以是相參也。斷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

夫不使賤議貴。下偏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

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

始。

此是托喻

夫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為

言群臣盡術以欺君。盡術以備之也。

鐵室以盡備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

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

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

語意頓挫跌宕傷感

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



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

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傳二

凡十

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

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

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

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入此者乎。

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大息曰。吾能治矣。使吾

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十一事皆
言誅罰必
而人不犯

何為不治之。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藿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早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賢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

聖人之世何以有此

聖世立法。不宜有此。然記曰。殷人先罰而後賞。及考尚書。殷政大抵尚嚴厲。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

重發明

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官名能者。以為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

厚

言威利足以使人

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

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爲也。

罰必

四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空也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太仁不可以為國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

厚

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太慈足以取亡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

陽氏止

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

誅必

地名

字

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不取其地也傳三。凡十事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以後十數事皆言賞信而人自奮功

東氏山披
韓子迂評卷九
七

小有所忍則大有所得忍于焚官則有伐吳之利忍于捐財則有攻亭之奮皆不情之爲也此商君徙木之法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官室。於是遂焚官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兵。

甲

商君徙木之令亦然

甲。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

以射決訟

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况君上之於民乎。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盡。乃為之。

好名之人亦可以賞勸

式

式怒盡以鼓氣

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一曰。越王句踐見怒盡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盡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盡有氣。王猶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

陳氏山農

歸子廷評卷九

七

宋

人絕頭剗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王之愛一嘔一笑嘔有為嘔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嘔笑哉。袴之與嘔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鱸似蚰。蠶似蠋。人見蚰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

字

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為孟賁。

傳四

凡五事通言應對辭命之善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

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群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

應對適中
機故服

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
椽核之則無真竽矣
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
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巖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
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
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
巧于侯伺
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

字

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

章法甚簡
古

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

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

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

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

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

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

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公子汜善
諫韓侯能
擇言

韓王山

韓子莊平

七

喬

應侯謂秦王曰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

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

廢上黨。弃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戰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

臨東陽。則邯戰危如口中之虱。王拱而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然。

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

應侯善謀。秦王能擇言。

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王曰。必弛易之。謂移易其

傳五凡四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公大夫亦遣為市

四

而還之。立以間。無以召之。卒遣行。市者以為令。

四事皆用伺察以得人之情。

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返亦不敢為姦。

戴驩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

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

有奉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筥。遣伺輜車實伺

奉筥本令伺奉。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

東山... 卷九... 余唐

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王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為君神明也。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詰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恠。太宰知之疾也。乃

悚懼其所也

傳六

凡五事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

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

五事亦皆伺察以得人之情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

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非。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

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爲濮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

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傳七 凡六 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爲謗

類 皆用術之 後六事 偽謗之必忿而言王之疑已也 王既不疑秦

秦使以知之。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

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

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

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知左右之誠信不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

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

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



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遺之。關市乃大恐。而

以嗣公為明察

儲說雖于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

氣。罰必可以禁邪。巧伺可以得人。之情。纖言

可以悟主。取其術而不取其心。用之亦可以

助政

九卷終

八卷

此文

下以爵至知其非而不舉其心則之亦可以
 兼備必可以禁其非而可以辨人之非難言
 以歸公孫即察
 容而與文金而文因數之關市以天賦而

韓

韓子迂評卷之十

何林校

內儲說下

六微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
 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
 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一權借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
 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

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
又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
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三利異。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
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
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
妻禱祝也。故戴歇議子第。而三桓劫昭公。公叔
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誣說大夫種。大成

字

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
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三似類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
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

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鄭袖言

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

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殺老儒

而濟陽賞也。

此段一句
一事如連
環綴玉每
句用一而
字如錢之
有貫非此
法則事實
不能成串
也兩漢六
朝多用此

四有反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忝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馭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燒炙。而穰侯請立帝。

五參疑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



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廐爭而哀侯果遇罪。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六廢置敵之所務。在遙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其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號亡。佯遺書。而婁弘死。用雞猴而鄒桀盡。

七廟攻總前二事參疑廢置之事。明王絕之於內而

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

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

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

令蕭

右經

傳一凡五事皆言姦臣勢重而危國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

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

解老

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

託之於魚。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

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

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父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

則左右重。父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况於吏

勢乎。

亦前章老子利器不可示人之意

陝氏山張
一韓子之言卷十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王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州侯相荆。貴而王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

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

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容也。其妻曰。無

容。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

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

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

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

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

姦臣比周而蒙上

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傳二

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重。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

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

厚

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不可。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

擅其制。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

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

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

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

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

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三桓為一故昭公奔

陳氏山攷

二事皆藉外兵以自重

二事皆藉外兵以自重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

字

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烈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而趙王亦微告中山。中山亦微告趙王。而趙王亦微告中山。中山亦微告趙王。而趙王亦微告中山。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

陳氏山攷

二事皆藉外兵以自重

七

宋

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

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母一

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

怨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

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

韓

字

傳三

有闕文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

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

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

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雷

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

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

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偽令人矯

刖跪假手而害中大夫濟陽君假手而殺二人司馬喜假手而誅季辛怨不在大知幾宜早

東

魏

六

名

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徵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此段事相類總謂讒人計深害

厚

自此至誅

甚弘二十

八條世本

闕今照古

本補入

五段事相

類總謂讒

人計深害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其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

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爲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

者因榆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却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却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敬謹。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始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却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

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詰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

厚端

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齧。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

晉太子申生如此自明獻公必察惜其不忍死也

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輒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烝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

字

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
傳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賢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柰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



能事之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遂自殺。

三人事相類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驪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

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

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

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傳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紂而

亂其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

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

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

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

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

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

類二事亦相



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其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其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夫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

意謂其茂賢必不肯亂秦也以問其茂

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其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

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欲伐虞，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莫弘也。為莫弘書，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莫弘為賣周也，乃誅莫弘。

莫弘之死明矣又感為此說以悞後世

愛至此校趙本增入

無倫故被襲有倫故計不行

鄭桓公將欲襲郟，先問郟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郟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爨之以雞粢，若盟狀。郟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郟，遂取之。

鄴令襄疵陰舍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

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傳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

人臣外交
為重因以
為間

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

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

君伺察以
得臣

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

蓐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十卷終

受至也外敵本辭八

